

陈望尘 / 著

末路风流

山东文艺出版社



陈鹤亭

书

书

卷

风

札

陈鹤亭书

陈望尘 / 著

末路风流

山东文艺出版社



末路风流

陈望尘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市中印刷五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2插页 172千字

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29-1339-2

I·1177 定价:7.80元

目 录

第一章	猎艳	(1)
第二章	就范	(10)
第三章	藏娇	(22)
第四章	惊座	(32)
第五章	出洋	(40)
第六章	劫难	(54)
第七章	戏缘	(63)
第八章	“私奔”	(80)
第九章	媚俗	(94)
第十章	返京	(106)
第十一章	兵燹	(120)
第十二章	流芳	(139)
第十三章	遭诬	(151)
第十四章	遇奸	(164)
第十五章	归真	(184)
第十六章	续缘	(193)
第十七章	灵飞	(203)
第十八章	涅槃	(212)
后 记		(217)

第一章 猎 艳

1934年清明后的一个艳阳天里，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刘半农和他的学生商鸿逵，一起来到了前门外天桥附近的居仁巷。两个人站在巷子口四处张望着发了一会愣，商鸿逵皱着眉望望老师，笑着说：“真不敢想象，一代名妓会住在这样的地方！”

刘半农捋捋平顶头微微摇首，叹了口气，说：“这世道，不可想象的事儿太多罗！”

两个人在破败的巷子里循着门牌号码一路寻过去，最后在巷子底16号前站定了。

“是这儿了！”刘半农指指门上写着“江西魏寓”字样的红纸条。纸条已残旧褪色得厉害，一看就知有些年头了。

“怎么还贴着这牌子？”商鸿逵嘀咕一声，然后敲门。

刘半农滑稽地一笑，朝门里呶呶嘴：“等会你去问她吧！”

门里却没有动静；商鸿逵又敲了敲。

门开了，一位六十岁上下的老妈子见是二位先生，立马微笑着问刘半农：“两位先生是……”

“敝姓刘，特来探望赛二爷。”说着，他拿出一张名片。

“两位请坐呀。”老妈子把两个人引到堂屋，“赛二爷刚吃了药，不知睡了没有，我去看看。”

刘半农显然对四壁空空的景象感到吃惊，与学生交换了一下眼光之后，他摸出几张法币交给老妈子：“麻烦弄几样菜，今天咱在这儿吃晚饭了，行么？”

老妈子有些吃惊：“吃饭也不用这么大票子哟，再说，咱赛二爷早就不……”

刘半农忙笑说：“那就不吃吧，咱们是来采访的，权作采访费用吧，您收起来。”

老妈子感动了：“刘先生真是好人哪，也不怕二位笑话，咱二爷真愁没法子开伙仓呢！”

这时候里屋传出一个衰弱的女人声音：“刘妈，谁来啦？”

“二爷，有客看您来啦！”刘妈边高声答话，捏着名片往里屋去。

里屋嘀咕了一会，只听赛二爷赛金花提高了声音说：“快请客人里屋说话吧。”

刘半农师生俩走进里屋，里屋比外间还阴暗许多，一时间竟看不清东西了。依稀看到炕上面靠着一个瘦瘦的女人。暗暗的房间里除了一张大炕、一张旧梳妆台、一只大木箱，就没有什么东西。比较显眼的，也就是墙上贴着的一排溜赛金花风光时的照片了。

刘半农他们在微弱的光线下又一次愣住了！这位当年名噪京华、风流绝代的状元夫人、一代名妓，现在病恹恹地半坐半躺在一张大炕上。背后是发黑的墙壁，此时，她那双瘦手正颤颤地努力想把露出败絮的织锦缎被子尽量掖得体面点儿。六十来岁的赛金花，除了脸上仍可隐约领略到些许当年的美色，与一般老妪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刘妈显然挺明白主人的心思，连忙上前帮她掖好了被子。

赛金花又瞧了瞧名片，脸上现出了一点儿笑影，看着刘半农说：“怎么能让刘教授破费？两位快请坐。”又笑吟吟地问：“两位先生想采访什么呢？”

“赛二爷，今天冒昧前来，是想跟您商量一件事……”刘半农留意着赛金花的表情，语气既认真又踌躇。

“什么事，尽管说。”赛金花笑笑。

“是这样，如今关于您的生平，北京上海出了不少书，报纸上也经常有关于您的文章，听说上海还编了文明戏演出。仅我们收集到的书，已不下五种，但是内容大相径庭，更有甚者……”说到这里，他瞧了瞧赛金花的神色。

“更有甚者，是骂我的，是不是？”赛金花依旧微笑着。

刘半农也故作轻松地笑了：“世上多的就是那些见利忘义之徒嘛！”他瞧着赛金花说：“赛二爷，您能不能将您的前半生讲出来，我和我的学生，哦，都忘了介绍了！”他看看商鸿逵，笑着介绍，“这位是商鸿逵先生。咱俩准备为您写一本书。一来是可以起一点正本清源的作用；二来嘛，所得稿酬也可以解您的燃眉之急。您说是不是？”

赛金花干涸的眼睛有些湿润了：“难得两位先生好心，那些文明戏……，唉，……那有这样的事！”说到这里她抹了抹眼睛，改口问：“两位先生想知道什么？只要我记得的，都可以奉告……”

“听说您认识洪状元时，已经在风尘里了，是么？”刘半农小心翼翼地问，转脸看了看学生，商鸿逵已经掏出了本子。

赛金花又叹口气，目光渐渐凝固，显然，她的思绪正渐渐地回到从前……

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四月十四那天，正是姑苏城里拜神仙的日子。老阊门内的吴趋坊又一年一度地热闹非凡起来，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皋桥东面的福济观也就是俗称的神仙庙内，八仙之一的吕纯阳神像前，香烟缭绕供品如山。嘈杂的人声中，各种各样小商小贩的叫卖声格外噪耳。

这一天，阊门外桃源坊、同春坊、杨树里一带的妓院也破例歇业。石库门外边的照壁前，往日必挂的那些红黑帽水火棍，这一天一家都不会挂出来。不知从何时始，每到拜神仙这天，全城

的妓女都要到神仙庙去拜神仙的。

彩禧堂的老鸨阿巧一大早就在楼下喊：“都给我快点下来吃早饭，马车早就等在弄堂口啦！”听到喊，楼上的姑娘们一迭声地回音：“来了来了！”

就在这时候，皋桥上边走过来显然是父女俩的一老一少。为父的壮汉名赵阿大，靠与人家挑水为生。小姑娘名采芸，刚过九岁，人瘦，穿着也补补丁丁的；但那杏仁眼上的长睫毛忽闪忽闪的，十分引人注目。那时谁能料到，这样一位清纯可爱的小姑娘后来会成为名噪中外的一代名妓赛金花呢！父女俩边走边说着闲话儿。

“爸哎，咱们今天碰不碰得到神仙阿？”

当爸的笑了，疼爱的眼光落到女儿身上：“嘿嘿，这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福份了。”

“爸哎，吕纯阳是哪个阿？”

爸愈笑：“吕纯阳？吕仙祖就是吕洞宾；就是闲话常说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那个吕仙人！”

“哦，我晓得了！”

“这个吕仙人每年四月十四都要下凡来，扮成穷人来试探人心。善的就会有好报，坏人呢，就会有恶报。所以今天好人都想碰上他，就可以托他的福消灾消难，给自家带来好运气。”

“今天要是能碰到吕仙人就好了，我一定给他磕三个响头，让妈妈弟弟妹妹都能到苏州来！”

当爸的沉默了一会，说：“过些日子，我会把你妈她们接出来的。”他瞧瞧女儿，又说：“对了，爸给你讲个吕仙人的故事吧？”他吐一口痰，清清喉咙，“好多好多年以前，吕仙人扮成一个叫化子，躺在一家叫陆稿荐的熟食店门口。店老板人很善，看见这叫化子又脏又臭，腿上的浓水血水滴滴嗒嗒往下淌，赶忙拿药给他治腿，又拿饭呵肉呵给他吃。不晓得叫化子不走了，一连三天躺

在店门口，吓得客人都不敢上门了！不知给他吓跑了多少客人，店里伙计几次想赶他跑，都给老板喝住了。第四天大清早开门时，叫化子不见了，只剩下一张破草垫子。店里伙计把草垫子扔进了灶膛里。不晓得这时候出现了怪事情。”

“出了什么怪事情？”听得出神的小采芸问。

“嗨，这时候，满屋子香气扑鼻！一会儿，全城人都闻到了酱汁肉的香味。大家都抢着来买陆稿荐的酱汁肉了。陆稿荐的老板就发了大财！直到现在，陆稿荐的酱汁肉还是生意兴隆。”

小采芸咽了口口水，问：“陆稿荐的酱汁肉，真的好吃得没得命么？”

当爸的乐了：“嗨，那酱汁肉又香又酥又鲜，真的好吃得没得命呢！等会逛完庙会，爸带你到福济观街去买给你吃，好不好？”

说话间，神仙庙已经到了。二里不到的街路两边，摊贩一排溜排着，鳞次栉比。集市上吃的玩的用的，应有尽有。最多的是卖花的摊子，茉莉花、珠珠花、月季花、兰花，凡四月里应市的花卉居然都全了。花贩的顾客大多是妓女。这些不幸堕入风尘的弱女子，大概也想与神仙邂逅，祈求神仙给自己带来好运；这一天都一改平时的浓妆艳抹，穿着平平常常的衣衫，三五成群，跟平常人一样在庙会上闲荡，买些花呵水果呵等供品，献给吕纯阳；然后在神像前磕头跪拜，祈求福祉。她们出手较平常百姓阔绰得多；不过，她们的身前身后，一般都有老鸨或者跟班的壮汉陪着，所以明眼人一眼就能识出她们的身分。

采芸爹俩在一个花摊前讨了一会价，一盆茉莉花就由采芸捧着往神仙庙去。在庙门口，赵阿大又买了点香烛，父女两个就走进了小小的庙门。来到正殿，采芸瞪着大眼，出神地瞧着吕纯阳老祖。那吕仙人身上披着许多大红披风，披风上还写着不少善男信女的名字。供桌上堆着好几只猪头，还有大盆的鱼大碗的肉，还有好多的桃子苹果梨等水果，还有不少采芸见都没有见过的糕点

蜜钱。她不由得想，要是能尝一尝……要是弟弟妹妹也能吃到一点点，多好！正转念，爹推推她，要她跪下来拜仙人。她赶紧接过爹递过来的香，跪下来，那弯弯长长的睫毛便垂了下来。两只小手擎着香她虔诚地拜了三拜，心中祈求仙人保佑妈妈弟弟妹妹能吃饱肚子，求一家人能早日团圆。然后站起来，将燃着的香插到供桌上的大香炉里。

这时候，彩禧堂的马车也到了，老鸨阿巧第一个下车，一边关照跟班的瘦汉：“黑大，给我好好地侍候好姑娘们，不要跑丢了人！”

瘦汉嘻着嘴说：“你只管准备好赏钱就是了！”

老鸨骂：“你这个倒头光，败家精，一天到晚就知道钱！钱！钱！”

旁边一个花摊围了不少人在买一种叫运草的花。老鸨对姑娘们说：“你们都给我买点运草回去，放在屋里一开花，又香又好看，客人也喜欢。”见姑娘们并不感兴趣，她又道：“这运草，谁买了就会交好运呢，你们都给我买点！”

姑娘们却嘻嘻哈哈顾自去了。老鸨两根粗黑眉毛不觉就倒竖起来，刚骂了一声“婊子养的！”那嘴巴就忘了再出声；两只一直溜溜转的鼠目也不再转动，都看住了一个方向出神。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原来是小采芸父女正朝着这边走过来。

“嚯，好一个标致玲珑的小媚妇！”老鸨儿不由得喃喃出声了。在这个做了几十年皮肉生意的鸨儿眼里，小采芸那双杏仁眼，分明就是一双天生能勾人魂魄的媚眼了！那凹凸有致的隆鼻和棱角分明的嘴唇衬着一张鹅蛋脸儿，更是能惹男人无限怜爱的！尤其是那身段，小小年纪，居然已经拔条子了。堂子里称这样的小姑娘是“早熟未破瓜”，最赚银子了！

老太婆听不清爷儿俩说些什么，却听清了小采芸一口纯正的安徽休宁口音。鸨儿阴笑笑，自语道：“冤家，跟老娘还是同乡呐！”，

眼睛仍勾住了小采芸。这时候，恶念也在她脑瓜子里产生了！

鸨儿转脸看看福济观方向，她看见自家堂子的六位姑娘正要进观；黑大懒洋洋跟在后面。她于是打定主意，远远地跟在采芸父女的后边。

走不多会，采芸爹给女儿买了一盆茉莉花。采芸不解，问：“爸哎，还要去拜菩萨吗？”

当爹的笑笑：“刚才那盆花敬了菩萨，这一盆是买给你的。”

“好呵！”小采芸欣喜地捧着花一蹦一跳地欢呼了，含苞欲放的花骨朵也随之满枝头摇曳。

老鸨阿巧不屑地撇撇嘴，嘀咕道：“贱骨头！”

见采芸爷俩钻进了唱小热昏的人圈子，老鸨顿时来劲，屁颠屁颠一路小跑奔进神仙庙。一会儿，黑大就跟着她出来了。

寻到小热昏处，老鸨远远地将采芸指给黑大看，然后要黑大走过去，见他在采芸身边站住了才点了点头。黑大走回来时，她叮嘱道：“给我好好盯着，弄清楚她的来龙去脉！听见了没有？”

黑大嘻开嘴，摊开一只手来。老鸨撇撇嘴，从怀里摸出几块银元，塞了过去；一边恶恶地说：“跑丢了人，看我怎么收拾你！”

“哪儿敢呢？老妈妈只管放心好了！”

两位唱小热昏的卖艺人水平很是不错，围观的看客不时被逗出一阵一阵的笑声。那小热昏是江南一带受欢迎的民间曲艺之一，类似于现在的独脚戏。小热昏说的虽是苏州方言，但采芸来苏州也有半年多了，所以她不但听得懂而且听得津津有味。黑大等得不知骂了多少次娘，才等到采芸父女走出人圈。见他们往皋桥方向去，他知道这爷俩准是回去了；就不紧不慢若即若离地跟在后头。走出皋桥，父女俩往东一拐，沿东中市一路慢悠悠地荡着往护龙街方向而去。

光绪初期的姑苏，表象还算繁华，颓相也已处处显现；这一点是瞒不住人了。从老百姓的角度，区别仅仅是清醒还是麻木？忧

国呢，还是自安而已！这条不足三里的马路，就有烟馆三处，赌场二所。小采芸好奇心重，走过烟馆时还探头去瞧。当爸的凶凶地喊：“快给我死过来！”见女儿嘟起小嘴，他又说：“小心给大烟鬼卖了换烟钱！”。

自寻了没趣，小采芸讪讪地说：“里边什么里格东西，香得不得了。”

“香得不得了？人家还叫它福寿膏呢！谁吃上了谁倒楣！”

穿过护龙街，黑大看见那当爸的问了个讯，就走进了旧学府前街。走到牛角浜口，又问了个讯才继续往里走，他知道定是带女儿逛天庆观去了。

天庆观今称玄妙观，向来是姑苏城里的一个热闹去处。不过今天较之吴趋坊的神仙庙是冷清多了。远远看见三清殿后边的星宿殿旁聚了不少人。采芸父女挤进去一瞧，只见人圈子中央，一个比她大不了几岁的乡下女孩跪在地上“告地状”呢。地上摊着张黄纸，有识字的看过之后先叹了口气，说：“这姑娘的父亲欠了官府的税赋，吃官司了！她现在自卖银元五十元，以救其父。”人群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一商人模样的老者叹息道：“孝女呀，是个孝女呀！”说着，掏出几个铜子儿，放到地状上。姑娘忙磕头谢恩。又有一些银元铜钱落到地上。

小采芸扯扯父亲衣角，要爹也给点儿钱。可是当爹的却拉着她挤出了人圈。她嘟起小嘴说：“爹爹真坏！”

当爹的不响；只摇摇头，重重地叹一口气。

黑大一直跟着走到葑门横街，才见父女俩钻进横街梢上一条狭弄堂的一间破棚棚里。黑大明白这儿就是他们的家了，脸上浮起得意的阴笑。他走进弄堂斜对面的一家小茶馆，要了一壶茶。坐了下来。

店老板找他茶钱时，他大咧咧地摆了摆手。老板讨好地恭维：“客官发财！”

黑大没理会，却指指对面问：“那棚棚里面的男人，是干什么的？”见店老板有点儿疑虑，黑大又塞过去一块鹰洋。

老板喜出望外，赶忙回答：“那位赵阿大呵？安徽过来讨生活的。去年才到苏州，现在就在这横街上挑水为生。本店的茶水，就是他包了的。人是个老实人，送起水来总是满满的一大担，从来不会得做手脚……”

黑大打断他话头：“那小姑娘，是他什么人？”

“是他女儿呀。”老板忽然觉得不大对头，问：“客官是……”

“哦，嘿嘿，老实告诉你吧，是有人家看中他家丫头了！”店老板话未说出，就被黑大打断。

“哦，哦……，不过，他女儿十岁还不满呀！”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罗苏？人家也不过随便问问嘛！”

望着黑大远去的背影，店老板越想越不大对头，自言自语道：“这个事，倒是要关照老赵一声的，这个人的卖相有点吓人势势！唉，这断命世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呀！”

黑大走进仓桥浜彩禧堂石库门时，天已擦黑。第一进小花厅里两个姑娘一见他进来，就幸灾乐祸地笑起来：“黑大，今天你是逃不过了！”

话声未落，老鸨阿巧隔窗望见，骂声就响起了：“你这个杀千刀的，死到哪儿去了？杀千刀！你再也不死转来，我就要到衙门告你卷包逃走了！”

黑大心里好笑，走到天井，就装作可怜的样子说：“妈妈哎，真正累死我了，能不能赏壶酒给我喝喝呀？”

阿巧是何等样人，见黑大那鬼样，心里便明白事情办得挺顺当，口气也就缓和了不少：“你给我死到后头来！我彩禧堂，还会少了你喝的老酒？”

第二章 就 范

翌日清晨，月亮还挂在西天，赵阿大就挑了满满一担水走进茶馆。店老板正在生炉子，见了老赵，马上想起了昨儿的事，忙说：“老赵，有桩事情蛮蹊跷，你得留点儿神……”就一五一十讲了。

老赵皱一会眉头，捋捋后脑勺，说：“咱家采芸还小呀……”

店老板点头：“所以这事才蹊跷；那客官面生得很，相貌也不善……我看你还是提防着点！”

赵阿大点头，说：“谢你啦，老板！”

放下水桶，赵阿大赶紧往家跑，见女儿拎着只破竹篮正准备出去拣菜皮。当爹的连忙将她手里的竹篮拉住，说：“今天你给我呆在家里，什么地方也不要去了！”见女儿是满眼的惊讶，他便一五一十将茶馆老板的话告诉了采芸。不料采芸却不怕，歪着小小的脑袋，瞪圆了眼睛说：“要是坏人来抓我，我就咬他！”

当爹的急了，说：“傻孩子，别说傻话了！还是乖乖地给我呆在家里，听话！”

所幸一连好多天平安无事。后来，小采芸就照常跟小伙伴一起到集市上拣菜叶；照常一起在弄堂口踢毽子玩。小采芸从来不会耽误回家煮饭烧菜洗衣裳，有时候还拿起针线学着补衣裳哩！

一天晚上，赵阿大坐在豆油灯前叭达叭达吸旱烟，看着女儿一个人抓一把蚕豆变着花样玩掷豆豆子儿。他动情地说：“儿呵，今年我借高利贷也要把你妈他们接出来过年！”

“高利贷？”小采芸还不大知道高利贷的利害，凭直觉，她知道那不是好东西，她眨巴了一会长长的睫毛，说：“咱们是不是还可以省俭一点？”

当爸的哪经得起这样一句话，一把拉过女儿，爱怜地拥进怀里，嗅了几嗅鼻子，哽咽道：“还要怎样省俭？饭总是要吃的呀！”

小采芸眨巴眨巴眼睛，说：“明天开始，我再早点儿到市上去，多拣点菜叶回来；不就能多省点米下来了吗？”

“采芸真是爸爸的乖女儿！”当爸的因欣慰，脸上皱纹也舒展了些许；他哪儿想得到，第二天就出了事呢？

第二天近中午，采芸正准备淘米煮饭，一个中年女人慌里慌张地闯进门，说：“采芸采芸，不好了，你爹跌伤啦！”

“什么？我爹跌伤了？他在哪儿呀？”小采芸一下子惊呆了。

“就在那边河埠头！你快点跟我去，”中年女人一把抓起采芸的手就往外跑，“你爹挑水跌到河里厢了，马车等在外边呐！”

小采芸糊里糊涂跑到街上，糊里糊涂就上了马车。坐在车中的黑大见“猎物”已经到手，急忙朝车夫喊：“还不给我赶车！”马车立即就飞快地跑起来。

采芸打量了一眼黑大，有些怯怯地问：“我爹在哪儿呀？”

黑大阴阴地笑了，说：“等会儿你就晓得啦！”

小采芸觉得不对头了，带着哭声喊：“放我下去，放我下去！我要见我爹，我要爸爸呀！”

奔马反而又吃了一鞭，跑得更快了。

黑大不耐烦了：“你马上就要见着你妈了，哭什么呀哭！”

马车直接停在了彩禧堂的后门口。小采芸死活不肯下车，张着小嘴转来转去想咬拉她的手；可是她怎么强得过两个经验丰富的成年男人？她只能一路号啕着乱踢乱蹬。

老鸨阿巧不屑地撇撇嘴：“哼，这小媳妇倒看不出还是个翠货

呢！”站在她边上的一个矮胖女人恶狠狠地吩咐：“把这小娼妇关到黑屋子里去！”

眼看着小采芸被拖进了院子角落那间小屋之后，老鸨对黑大说：“你来一趟。”

黑大紧随着她走进主人房间，房门随手带上了。老鸨从抽屉里拿出两包银洋，放在黑大面前，说：“这两百块钱是小娼妇的卖身钱，我不管你怎么处置，那张卖身契最晚明天的现在，你一定要交到我这里来！听清楚了没有？”

黑大嘻着嘴忙应道：“听清楚了！”

老鸨拿出一张纸条交给黑大，上面墨色犹新。

“只要小娼妇她爹在上面按个手印就成了！”

黑大得意道：“这个好办，只要这样一来，赵阿大保险听话！”说罢，做了一个持刀相逼的动作。

老鸨鄙夷道：“洋钿嘛不要一个人独吞，多喊上几个弟兄，也费不了几个钱；这件事你要给我办砸了，可别怪我不客气！”

“怎么会呢？我办事老妈妈你也不是不晓得……”

老鸨打断他话头：“好了好了，快去办吧，你给我把大夜叉叫来！”

一会儿，那个满脸横肉的矮胖女人来到老鸨面前。

“今儿个你不要给那小娼妇吃，饿她几顿，看她还犟不犟？”

胖女人格格地笑了：“这小娼妇还小呢，老妈妈你急什么呀？”

老鸨白她一眼，没好气地说：“我是怕她脾气太犟，不好调教……”

“这有什么好耽心的！”大夜叉更笑得起劲了，满脸的肥肉都抖动不息。

老鸨有点怒了：“这有什么好笑的，你有高招，尽管使出来嘛，老妈妈我向来不会心疼赏钱的！”